

张养吾

民族工作文集

民族出版社

PDF

张养吾
民族工作文集

民族出版社

(京)新登字15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养吾民族工作文集/张养吾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5.8

ISBN 7-105-02514-X

I. 张… II. 张… III. 民族工作—中国—文集 IV. D633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3667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5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市飞龙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1千字

印数:0001—200册 定价:11.00元



张养吾

出版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在民族工作战线上担任领导的同志,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参与制定并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在不同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我党一贯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方针政策,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这些领导同志的个人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使我国民族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推动我国民族事业有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这套文集是个人文章选编,不是全部文章汇集。所选文章力求体现本人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水平、领导艺术和业绩成就。

这套文集中所收文章,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在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加了题解和注释。

张养吾同志简介

张养吾,男,汉族,大学文化,1905年8月10日生于陕西省西乡县的一个中农家庭。1932年参加“社联”,1933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8年2月在西安组织晋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副团长。1938年11月在延安“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法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编审室编辑、国民教育科长、米脂中学教员、黄龙专区三科长、西安市教育局局长等职。1949年7月调“一野”,任彭德怀司令员秘书、西北军区司令部秘书室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参事室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主任。1952年调西北民族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56年选为正式代表出席党的“八大”。1957年调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司司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错误处分,下放劳动。1978年8月平反,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80年兼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委员,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历史研究会副理事长。1985年秋担任中央民族学院顾问。1987年离休。现除继续受聘上述学术团体顾问外,又受聘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1988年秋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次年任该会澄霞诗社顾问。

序₁

张养吾同志的《文集》在他 90 寿辰的时候，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喜可贺。

《文集》收入了自 1931 年以来张老所撰写的部分杂文、工作总结、调查报告、学术论著、回忆录，以及重要会议讲话等，共计 62 篇。其中，关于民族理论、民族教育、民族经济方面的文章占大多数。

张养吾同志 1905 年 8 月 10 日生于陕西省西乡县沙河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早在 30 年代就参加革命活动，是位党性纯洁的老同志。“庐山会议”后，他虽蒙受了长达 10 多年的不白之冤，但他对党忠诚老实，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着坚定信念。

张老是我校分管教学和科研的老院长。他呕心沥血，带领我们进行教学改革，创立新学科，建立新的科研机构，并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教材和学术著作。这对我校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老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治学严谨。他参与了《柳宗元文集》的校点、注释工作。身处逆境时还在汉语系教授古代汉语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张老不仅是一位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完成工作任务的好领导，而且也是一位平易近人，善于倾听群众意见，大力支持新生事物的带头人。我与他交往 30 多年，一直视他为良师益友。如果说我在少数民族经济学领域中有所建树的话，那是与张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能为张老的《文集》作序，是

我的殊荣，也是对我的激励。拙笔虽未能淋漓尽致地书写出张老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但我相信，您读完这本《文集》后，一定会得到有益的启迪和奋进的力量。

施正一

1995年7月2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

序₂

《张养吾民族工作文集》问世了。听说在张老 90 大寿时，中央民族大学的领导和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要为他老人家祝寿，张老说祝寿庆贺要花很多钱，与其这样，不如用这笔钱出本集子更有意义。于是在中央民族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促成了这部文集的出版。

我同张老是 1960 年在昌平县南口镇四桥村中央民委绿化队相识的。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而他已年过半百。论资历，他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前辈；论岁数，他是我的父辈长者；论学识，他是我的师长，但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们一起挖坑、种树、挑水、施肥，度过了一段虽短却难以忘怀的日子。他见多识广、博闻强记，许多趣味津然的历史故事，把我引进了祖国文化宝库的殿堂；他豁达大度、胸襟宽广，从未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他乐观开朗、风趣幽默，每每劳动下来，绘声绘色地说一两段笑话，会令人捧腹大笑，疲劳顿消。半年后，张老调回民委，我也回到了民族出版社。从那以后，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了，但由于同在一个系统，仍不时相遇。每次见面时，他都要热切地问及我和我所认识的他的学生们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不论在位还是离休，他都始终关心着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并为他们的每一点进步由衷地感到高兴。

现在出版的这部文集，选编了张老的重要文章 60 余篇。这些写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记录了张老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时期的奋斗足迹，反映了张老数十年民族工作的业绩，概括了张老不断探讨民族理论的成果。尤其是文集中对加速培养“四有”少数民族人才，坚持“三个面向”发展民族教育的论述；对《民族问题五种丛

书》编辑出版的总结；对学习《邓小平文选》，深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理论的研究，更体现出张老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学术造诣，展示了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

捧读张老的文集，人们会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民族工作的无限热爱。张老的文集，是老一辈民族工作者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深信，这部文集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戴 贤(顿珠多吉)

一九九五年七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₁	(1)
序 ₂	(3)
代西乡灾民泣诉痛苦书	(1)
海军会议之检讨	(4)
围炉杂感	(6)
西乡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序	(9)
办少数民族训练班的经验	(11)
各族进步青年争取加入青年团	(17)
西北民族学院三反运动总结	(19)
男女同学要互相尊重,共同进步	(26)
庆祝苏联十月革命 35 周年	(31)
继续深入学习民族政策	(34)
加强团结,努力学习,迎接大规模建设的新时期	(37)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40)
搞好教学工作是我院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45)
注意民族特点和青年特点,搞好团的工作	(50)
改进教学工作,掀起学习高潮	(52)
从实际出发与保守主义	(55)
清除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	(59)
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中的新词术语 和汉语借词问题	(64)
10 年来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伟大成就	(71)
中央委南口绿化生产队两年来工作总结	(84)
多培养一些少数民族语文干部	(96)
新学科,新教材,新要求,新水平	(104)

祝贺西北民院建校 30 周年	(106)
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108)
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经济建设服务	(109)
发展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112)
学习大上海,搞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119)
进一步开展民族理论研究工作	(122)
乘“十二大”东风,探索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新路	(125)
提高质量,加快进度,努力开创编写《中国少数 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工作的新局面	(127)
要把发展经济摆在首位	(138)
建立民族教育科研机构,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	(142)
学习《邓小平文选》,深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革 理论研究	(146)
再上一个台阶	(150)
向路易·艾黎同志学习	(155)
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157)
养在深闺人未识	(162)
民族山区经济大有可为	(166)
加速培养“四有”少数民族人才	(173)
坚持“三个面向”,发展民族教育	(175)
回忆彭德怀同志的教导	(179)
贯彻中央教改决定,促进民族教育繁荣	(187)
当前民族教育中的几个问题	(192)
中央民族学院正在形成新的学风	(198)
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继续前进	(204)
总结前人,鼓舞后辈	(210)
发挥民族地区优势,积极推动对外开放	(212)
善始善终地完成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概况丛书》的历史任务	(215)

西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的一段历史·····	(218)
我调一野司令部的情况·····	(223)
如何做好秘书工作·····	(228)
回忆我们到洛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233)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34)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总结报告·····	(236)
成果丰硕,成绩喜人·····	(244)
根据客观需要来办杂志·····	(247)
我学习古典诗词的一点体会·····	(249)
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贺信·····	(254)
学习刘力邦同志满腔热情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	(256)
傅鹤峰先生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永世长存·····	(261)
民族文化宫大门上“团结、进步”标牌的由来·····	(265)
彭德怀与我国第一所民院的诞生·····	(266)
后 记·····	(268)

代西乡灾民泣诉痛苦书*

革命的同志和慈善的同胞：

在整个陕灾奇重的状态之下，经济破产，民不聊生，最厉害要算是可怜的西乡了。西乡是陕南的小邑，膏脂很少，山坡太多。这几年中，备受那天灾、匪祸、杂税、苛捐以及贪、污、土、劣层层压迫，人民逃亡，田园荒芜，几乎成了不毛之地，我先把急待解决的痛苦，向大家分别诉讼。

第一件是天灾。自从民国十六年起，一连旱了三载，五谷不收，四野凄凉，幸而今春雨水调匀，得以播种，不料秋间，又遭水灾，如像沙河坎、苦竹坝、蒲家坝、水东坝等地，共计淹没禾稼五千余亩，古言说天无绝人之路，这话实在不敢相信！

第二件是匪祸。西乡和四川连界，可以说是土匪的老巢穴，从前的孙杰呀！赵元臣呀！杨尊安呀！哪一个不是在西乡盘踞呢？就拿最近说吧！西区有高树成、罗玉成；南区有施惠聊；东区有王三春；北区有冯子美，四分五裂，把一个整块的西乡，弄得支离破碎，政府权力仅达三分之一。再说他们的残忍，真要叫人落泪，什么鸭儿浮水、燕子衔泥、猴儿抱桩、饿狗吃屎，种种非刑，不啻人间地狱。说到这里，人定要问我为什么不请兵呢？哎！请兵才靠不住哩！军队没来，土匪就跑了，军队回去，土匪又来了，比上一次烧杀得更凶，并且拿住老百姓来报仇，叫我们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年年月月都是这个现象。票子还没赎回，催款的差人又来逼命，所以抛妻别子，铤而走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土匪也越闹越大了，你

* 本文是作者在 1933 年 12 月代表家乡民众到省府西安和洛阳行政院奔走呼号，要求减免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广为散发的一份石印材料。

看前途危险不危险！

第三件是苛捐。完粮纳税，固属应尽的义务，但是也要斟酌事实，政府既不能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还重重叠叠地要什么善后专款、剿匪费、登记费、地方费、库券，一年就是四五十万，试问把土匪占领和洪水淹没了的地方除过，仅仅剩了十几地，这十几地的生产，完全纳给公家，也值不到三四十万，我们还吃不吃穿不穿呢？披枷带锁，挨打坐监，也只能要得到钱，总要不了命嘛！唉！真是伤心极了。

第四件是劣绅。总理革命，是主张人民平等，国家自主。请看，我们西乡的人民，在这血泪交流的生活里，还要受那一般小资产阶级，劣绅土豪的压迫，每次派款都是他们有钱有势的轻，穷娃重。轻尚可原，收款交款的时候，犹要从中剥削！政府虚唱铲除劣绅的高调，试问把哪一个劣绅铲除了呢？仍旧是一般穷小子吃亏。

第五件是委员。人穷无信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政府里为什么也不讲信用呢？每次派款，条子尚没散来，就发委员要扫数。催款委员一来，真比钦差大臣还威风，纸烟、大烟、雄鸡、烧酒，件件都要准备周到，稍微简慢，就要挨打受气。民众见了委员好像见活阎王一样，背花条子、草绳子、篾板子、手杖都是委员赐给老百姓的礼物，临走的时候，三十、五十的夫马费更是不可少的。如果不信，可派人去调查西乡县政府的一百多个催款委员，哪个不是大发财源。

第六是恶差。差人是县长的走狗，是劣绅的爪牙，是委员的耳目，是贫民的仇敌，来到地方，先要招待，一见欠户，就索盘缠，管你有不有，总要现过手，卡逼恶磕如同土匪，俗话说阎王好见，判官小鬼难见，果然话不虚传。你想一个小小的西乡，竟养了三千多差人，穷民倾家破产，他们包妻养子，这真是现代政治下的怪现象。

以上所说，件件都是西乡民众亲身所受过的痛苦，演到现在，竟成不了之局，来日方长，难关怎度。各位同志，各位同胞，都是热心革命的人，都是慈悲为怀的人，念西乡是陕西的领土，念西乡民众是陕西的百姓，恳求给我们想个救济的办法，能从死里逃生，永

绝苦海,那就十二分的感激!写到这里,心已酸了,泪已竭了,不忍再往下写了。

欢迎救星! 灵神!! 和将来的光明!!!

西乡县民众代表张培芳泣诉于西安旅次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海军会议之检讨*

触目惊心的 1936 年,已开始展现到吾人的眼帘了。一年一度的年关,古往今来,不知交代了多少次,有什么可以使人惊异的地方;更何况今年的月、日和往年一样的长短,今年的降临和往年一样的渺茫呢!单就时间来说,固然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时间不能离空间而存在,这就值得注意了。谁都知道 1936 年是历史上的转换期,是帝国主义的鬼门关,是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翻身日,干脆地说,是阶级斗争的最尖端。据一般政治家的分析,以为 1936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期;它的理由有五:(一)1936 年为日德正式脱离国联关系时期;(二)华府会议与伦敦会议的海军限制,至 1936 年失效;(三)美国海军五年计划,拟提前于 1936 年完成;(四)苏联第二次五年计划,三年内可以成功;(五)世界经济问题,自会议失败后,各国明争暗斗,愈趋险恶,在 1936 年必然爆发分割殖民地战争。这五个理由是否完全和正确,姑置不论,然而这的确是目前的事实,究竟能否爆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吾人不敢作那样机械的肯定,可是 1936 年确是走上了一个更严重的阶段。别的复杂问题,暂且搁下不提,仅就海军会议来说,就已经够骇人听闻了。

自从欧洲大战以后,各帝国主义都弄得精疲力竭,不能不暂时休养,于是华府会议与伦敦会议就成为当时救急的良药;囑知不会发生效用,大家都乐从,凑凑合合的把世界送上了虚伪的和平。但是大时代的洪钟惊不醒资本家贪鄙的迷梦,经济恐慌掘好了帝国主义的坟墓,十余年来,除了苏联那一个国家能忠实的去尽过条约的任务,就英美日三国来说,早已打破五、五,三的比例了;然而

* 本文原刊《西乡》杂志,民国二十五年一月版,署名张培芳。